佛般泥洹經卷上　澄　淵

西晉河内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鷂山中與
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号
名阿闍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
之自與羣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
盛多出珎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
伐其國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
者逝心種也公言惟命王告雨舍公
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
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
食如常不問佛礼竟自持若意白佛
言越祇國大輕易王欲往伐之寧能
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
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
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
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来公
言王使臣来稽首佛足問佛消息身
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
國人民寧安和不糴余平賤不公言
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豊
熟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

熟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
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
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
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
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
者可勝佛言我曹昔嘗往到越祇國
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頻其中越祇
國中諸長老皆来語我言阿闍世王
欲来伐我國我曹謹勑自守國佛言

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
法阿闍世王来者不能勝汝雨舍問
佛七法者何等時佛坐阿難從後扇
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
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不對曰聞
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佛
言如是彼為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
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
君臣常和平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
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无願不敢有
過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无願不
敢有過汝聞越祇礼化謹敬男女有
别長幼相事不曰聞其礼化謹敬男
女有别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
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

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

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汝聞越
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
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
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
真及方遠来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
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
及方遠来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佛
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爾
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
攻何況七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
辭佛言可宜知時即從坐起礼佛而
去去未久佛呼阿難勑之往至鷂山
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講堂中阿
難即受教諸至鷂山中勑諸比丘僧
佛請諸比丘比丘悉来皆為佛作礼
佛即在前至講堂中設坐已皆坐佛
告諸比丘若曹當持七戒法何等為
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上
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
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間若在深
林樹下塚間當自思惟五藏法可久
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者比丘敬畏承
用受教莫猒法可久心當奉法敬畏

用受教莫猒法可久心當奉法敬長

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
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
用来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
當相瞻視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皆聽比丘諸受教比丘不
得貪卧卧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樂
守清淨不樂有為法可久樂賢共坐
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不得責
望人礼敬為人說經不用作恩德法
可久小得道頭角莫自憍恣法可久
不忍諸情欲心不拔餘行如此者法
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蓐為牀
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
比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
有恨意法可久當知著慙法可久不
懈於經戒法可久坐起心不忘經法
法可久坐起不相猒巷法可久坐起
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惟
其深義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佛在世間為比丘作師比
丘敬佛所說戒勅持受戒法不慢念
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不得下道當
隨佛法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

隨佛法約束法可久勤比丘僧受其

教戒得當承用無猒法可久當重持
戒能忍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
貪愛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晝日不
得貪飯食夜卧不得貪好牀法可久
自整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懈莫
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来至自戒莫
隨當端心世間人為心所欺比丘莫
隨天下愚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言受教比丘當重
經如愚人重珎寶持經當父母當用
經生活父母活人一世耳經度人無
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
不得貪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
少者復飢趣可而已不得味飯法可
久當持身比土日當憂死不樂在生
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子親
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
愚癡憂耳如人有罪為吏所取雖有
宗親不得前附用是繫故身當以比
丘獨来獨去當與身覺法可久勤修
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取道不難
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爆怒
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著

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羞

衆人為人所敬心淨端正不恐不畏
取道不取如人為人所讒為吏所捕
吏雖執之其人不恐用无所犯故清
淨持戒畏佛戒語坐衆人中不恐心
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
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
七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
經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
思惟身體法可久常持佛所說經用
著心中既著心中當端其心棄惡心
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灰浣之再
三遍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就
善法可久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
婬怒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
心如人從軍健者衆人共將跋在軍
前鋒難得復還意欲悔却著其後人
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還人前
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
入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頭志當日
勝樂經不猒苦不擇食不擇牀臥以
道自勸樂法可久當敬同學當持同
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者身口過內

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者鼻口道內
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坐自

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
九孔皆出不淨飢飽寒熱皆為苦極
身體難得宜這皆不淨潔內懷不淨
風寒熱見外有不淨反自覆鼻見吐
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惡不憙
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視天下人
帝王亦不貪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
死生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
快樂寤悟則不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
如人夢耳自思惟世間辟如人夢比
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
有慈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
慈心向天下如獄中有繫因常慈心
相向人處世間亦當慈心轉相愍念
比丘執心人罵無怒弊蹴无喜生有
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
辟如特牛食苦草出乳乳出酪酪出
蘇蘇成醍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
法可久端舌莫妄語語莫傷人意舌
當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

或致滅門為道常當端舌法可久端
心莫念惡心莫思經有經心者不戒可

或致滅門為道常當端舌法可久端

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
羅漢道夜卧婬欲態欲来者當念女
人惡露婬意即解恨怒心来當念生
在地上不久法可久若有將請比丘
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比丘獨得我不
得有是齒念比丘病人儻有義持醫
藥来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
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遣比丘餘
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
匄得者以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
是者法可久持誡法慎戒法不知者
當問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
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虱
當有慈心向之法可久見死人言此
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
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
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
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衆多王道
家大佛道亦尒家上道也如數十人
各持弓箭射准中有前中者有後中
者射不休息必復中准行佛經道如
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
不得有是恨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准

不得有是恨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准
為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
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

饉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可久奉
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
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
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為道不止會當
得阿羅漢道
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隣聚
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隣
聚中間有為羅致聚佛至呼比丘僧
皆聽比丘諸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
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
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為四生痛老痛
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强力忍
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發是
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别
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
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
奉八戒身亦可猒佛言一者受佛語
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諍三
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
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
愚癡六者坐息思惟四痛者意中七

愚癡六者坐息思惟四痛者意中七

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
體皆當作土佛亦念是四痛来佛亦
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来佛亦
出是八戒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
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
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
心止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明
經者可得作人當断地獄畜生餓鬼
道佛為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
惟之

佛從羅致聚呼阿難去至巴隣聚阿
難言諸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
百五十人佛至巴隣聚樹下坐巴隣
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皆出有持
席者持氍氀者持氈者皆往至佛所
前為佛作礼却在一面坐佛告逝心
理家人在世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
即有五惡何等為五一者財産日耗
减二者不知道意三者衆人所不敬
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
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能伏心
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為五一
者財産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衆人

[illegible]

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衆人

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
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
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為
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為佛作礼
而去

佛起到阿衛聚坐一樹下持道眼見
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
坐起出阿衛聚更坐一處賢者阿難
正服從坐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
難誰當此巴隣聚趣城郭者對曰摩
竭大臣雨舍公當起此城欲以遏絕
越祇佛言善哉阿難雨舍公之賢乃
知當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
護此地其有土地為天上諸神所護
持者其地必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
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
意所護者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
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
是巴隣城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
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
壞此城大臣雨舍聞佛與比丘衆從
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
百乘出巴隣聚往到佛所前為佛作

百乘出巴陵聚往到佛所前為佛作

礼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
比丘俱於舍小食佛嘿然不應雨舍
公言如是者三佛法嘿然者如言可
雨舍公即去嚴舍中為佛及諸比丘
僧施設牀座然燈火飯食具明日雨
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二百
五十人俱往飯食礼竟佛即呪願言
使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今世不得
離於縣官者若今飯佛及比丘僧使
若後世脫於縣官世有明者當飯食
賢善道人道人呪願不棄仕官求官
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勸心去
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
得除地獄之罪雨舍公若自思惟公
言諾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
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
欲名佛所出門為佛城門所度小溪
水名為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
衆多欲度中有乘枋舡者小舡者竹
捊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
曺水乘捊度今我身不復乘捊船
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
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這已諸比

丘皆已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隣聚可

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
丘皆已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隣聚阿
難言諸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悉

俱至拘隣聚佛言諸比丘皆聽持善
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當知無常以
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
以即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之
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
不復走一心無所著如國王樂獨思
若千人衆中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
亦自思心有若千千万端今皆主是
心如國王典主人民
佛復從拘隣聚呼阿難俱至喜豫國
阿難言諸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
揵提樹下坐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
國分衛以還白佛言喜豫國多病者
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
仙初動式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
舉上淨等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今
皆死諸比丘俱問佛是諸優婆塞死
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十人死皆
在不還道中佛告諸比丘僧若曹但
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死
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三百

優婆塞如難提等生時無婬態无怒

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三百

佛般泥洹經卷上　第十四張

優婆塞如難提等生時無婬態无怒
態無癡態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溝港
道當復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道玄
鳥等五百人皆得不還道自於天上
得應真道佛告諸比丘若行分衛來
還何為道是十優婆塞曹故擾佛
佛謂佛不欲聞是惡佛亦當何所畏
難其有生者皆當死過去當来現在
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當般泥
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千劫求佛止生
死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
從癡故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字
色從字色為六入從六入為裁從裁
為痛從痛為愛從愛為求從求為有
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
意惱如是合大苦陰墮習佛故思惟
生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
從癡故得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癡
滅便行滅以行滅便識滅以識滅便
字色滅以字色滅便六入滅以六入
滅便裁滅以裁滅便痛滅以痛滅便
愛滅以愛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滅
以有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

佛般泥洹經卷上　第十五張

老死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

以有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

老死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
合大陰隨習為盡佛故先為若曹說
癡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生死佛
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衆淨戒相承
用教佛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
無憂哭之患
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阿難
言諾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
七里佛止㮈園中有婬女人字㮈女
有五百婬女弟子於城中聞佛以来
在㮈園中皆勑五百婬女弟子令好
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見佛
為佛跪拜時佛在㮈園中與千比丘
俱為諸比丘說經佛見㮈女與五百
婬弟子俱皆好莊衣佛勑諸比丘汝
曹見㮈女與五百婬弟子俱皆伍頭
端者心雖好莊衣来辟如畫瓶外有
好畫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解解
者不淨臭即至㮈女皆是瓶輩其有
比丘當見力何等為見力去惡就善
不聽婬態寧自破骨破心㸑燒身體
終不隨心作惡不但力士為多力能
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来其

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来其
劫無數不聽隨心勤力精進自致作
佛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
中今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體五藏
亦可齊止生死之法視外亦当視中
亦当端若心㮈女到下車至佛所為
佛作礼却坐一面諸比丘皆低頭佛

言若何縁来㮈女言我數聞佛尊於
諸天故来跪拜佛言㮈女若樂作女
人耶㮈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
樂也佛言汝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
畜五百婬弟子者㮈女言是皆貧民
我養護之佛言不然若不猒女人之
病月期不淨拘絆搯杖不得自在不
猒汝身亙更從五百人㮈女言我癡
所致慧者不為是佛言審如是者善
㮈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
僧佛嘿然不應㮈女大喜即起為佛
作礼而去去未久維耶離豪姓諸理
家聞佛比丘僧俱来去城七里在㮈
園中即乗王威皆嚴駕乗而出欲覲

見供養佛中有乗青馬青車青衣青
盖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乗黄馬
黄車黄衣黄盖黄幢黄幡官屬皆黄
中有乗赤馬赤車赤衣赤盖赤幢赤

黄車黄衣黄盖黄幢黄幡官屬皆黄
中有乗赤馬赤車赤衣赤盖赤幢赤
幡官屬皆赤中有乗白馬白車白衣
白盖白幢白幡官屬皆白中有乗黒
馬黒車黒衣黒盖黒幢黒幡官屬皆
黒佛遥見車騎數十万人来即告諸

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菀中侍
從出入者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
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
為佛跪中央者皆低頭最後者但叉
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来諸理家言
賔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
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
視賔自言與天上天下皆為佛傾動
我視佛無猒極佛言賔自疾當熟視
佛久遠乃復有佛耳㝵有佛時當受
佛教命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賔自有
大徳與佛共談賔自言我遥聞佛經
我念作是經久我適今日乃得見耳
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
如賔自華慈孝於師佛告賔自佛出
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説經開化
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
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

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究垩賢

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

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
者無不喜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
轉相授導轉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
其學佛經者皆喜如愚人得金上智
者得應真道第二者可得不還第三
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港第五
持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
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
是佛第四威神佛告賓自若來熟視
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時坐中有
數十万人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第
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
反復者多受佛經道受師好語持師
戒法諸鬼神龍無不護視者吏不敢
妄召呼當慈孝於師師不從弟子有
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當稱譽
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自者人中
雄善樂法清戒維耶梨捂心理家請
佛明日旦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
捂心理家皆俱去捺女明日旦來至
佛言捺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諸
佛所白佛言以設座飯食具皆以辯
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

後佛起着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

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往去我令隨
後佛起著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
中觀者數十万人中有賢善優婆塞
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與月相
隨時佛好如是佛至㮈女家就坐行
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澡手以
畢㮈女持小机於佛前坐佛告㮈女
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唯尚戒淨明
佛諸經坐中語言無不好聽其所行
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貪
財色奉佛神化死無不生天上者佛
告㮈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
俱去

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
竹芳聚阿難言諾又聞竹芳聚米糓
大貴諸比丘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
維耶梨國飢饉糓雜騰貴其聚狹小
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欲遣諸
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糓處行分衛佛
告諸比丘僧是竹芳聚米糓騰貴求
分衛難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豊熟是
維耶梨四界米糓皆貴我自與阿難
俱留此竹芳聚諸比丘受佛教皆去
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芳聚

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

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芳聚
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
皆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
從一樹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
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
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佛
告阿難我以有經戒若曹但當案經
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
皆以知佛所教勅事師法皆以付諸
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今我身皆
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
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以尊且
八十如故車無堅彊我身體如此無
堅強我本不為若曹說無有墮地不
死者冣上有天名不想人壽八十億
四千万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
天下斷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
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
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
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
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
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自憂疾去
婬態怒態癡態
佛從竹芳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

佛從竹芳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

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
城持鉢行分衛還止急疾神樹下露
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遠在一樹下
思惟陰房之事起至佛所為佛作礼
已住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
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國大樂惡疾
神地大樂沙達諍城門大樂城中街
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閻浮利天下
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
大樂摩竭國大樂滿沸大樂鬱提大
樂醯連溪出金大樂閻浮利內地所
生五色如畫人在其中生者大樂
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
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
善心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
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
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
入阿難腹中佛復告阿難如是尚可
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時足可
般泥洹佛復言閻浮利大樂其有知
是四神足者常可在天地間一劫有
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
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

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之樹下坐魔來

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

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魔來
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咄弊
魔未可般泥洹須我四輩弟子黠慧
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還及
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遍布天下
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
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
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
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
面著佛足却在一面住白佛我於樹
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為起我生
不更是曹地動佛為阿難說天地動
有八事何等為八地在水上水在風
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天或時風動
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為一動有阿羅
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地動因
以手兩搯案地天地為大動是為二
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為
大動是為三動佛為菩薩時從第四
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為大
動菩薩從右脇生時天地為大動菩
薩得道為佛時天地為大動佛起本
經時天地為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

為大動佛言阿難今佛却後三月

經時天地為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
為大動佛告阿難今佛却後三月當
般泥洹天地當復大動是為八動
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无
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阿

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
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
佛德過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
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爲三告
言閻浮利內大樂若經默然不應我
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
中我今不得復止却後三月當般泥
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
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
丘耆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
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
比丘皆起為佛作礼佛告諸比丘天
下无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
道者皆為癡父母皆當別離有憂哭
之念人轉相恩愛貪慕悲哀天下無
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當死死
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弥山
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

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

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

恠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去亦當
持經戒在者亦當持經戒趣至度世
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長久
佛去後天下賢者當共持經戒天下
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
福佛經可讀可諷可學可持可思可
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有四事端身
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者忍
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
有四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婬者莫聽
思欲惡者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
四事心常當憂死心所欲當惡者莫
聽當撿心心當隨人人莫隨心心者
誤人心煞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取
人心取畜生垂蛾鳥獸心取地獄心
取餓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為壽命三
者相隨心家是師命隨心壽隨命三
者相隨今我作佛為天上天下所敬
皆心所為當念生死之痛與家室別
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棄妻
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間諍無貪心二
者不得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
戲三者不得煞生盜人財物思念婬

泆四者不得懷怒癡貪五者不得嫉

戲三者不得煞生盜人財物思念婬
泆四者不得懐怒癡貪五者不得嫉

彼傷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痛於
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者臥存
味飲食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持是
八事自端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趣度
世道諸比丘當思惟是八事本四痛
佛經可長久
佛從維耶梨國呼阿難去至拘隣聚
阿難言諸佛從維耶梨國出迴身視
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妄轉身視城
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不得
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還向視者何意
佛言我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
顧耳隨佛有一比丘前問佛於今不
復還入是城中佛言我當般泥洹不
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氏鄉土佛
至拘隣聚聚中有園名尸舍洹佛皆
呼諸比丘今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
中慧者使心端心端者婬怒癡態
三態皆解其比丘自說以斷生死之
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憂不復憂

生死雖更皆得不生死之道佛從拘
隣聚呼阿難去至揵梨聚阿難言諸

隣聚呼阿難去至揵梨聚阿難言諾

佛與比丘僧俱至揵梨聚阿難
佛呼阿難俱至金聚與比丘僧俱佛
告諸比丘其有比丘淨心思心智心
自思惟其有知經者是慧心本婬心
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度
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婬怒癡皆
消滅去當自說以棄是三事不復作
生死之法佛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
授手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
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智心有
淨心意者心即正智心即生智心生
即開解不念婬不念怒不復癡心乃
開解比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
羅漢道佛從授手聚呼阿難去至掩
滿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掩
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思心
智心至無婬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
心智心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智心即
開解智心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
褻與染者作色褻布淨潔作色皆
好是褻淨故比丘有是三心淨心思
心智心淨心為尸大思心為三摩提
智心為崩楞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

不貪三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楞若

智心為崩楞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
不貪三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楞若

者心無愛欲持佛經戒如人有褻布
褻布有垢人欲作染色以著染中色
不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心欲
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
坐思即見天上具智人心所念亦見
地獄餓鬼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
有沙石青黃白黑水中所有皆現但
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清淨辟如
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浅
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
故佛從揜滿隙呼阿難俱至喜豫聚
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
佛告比丘若有淨心思心智心師所
教授弟子當學思師同不能入弟子
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端是
心心端則得度世道當自說以得度
世尊斷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
氏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華
氏聚佛告諸比丘心有三垢婬垢怒
垢癡垢持淨心却婬垢持思心却怒
垢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度
世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

從華氏聚呼阿難俱至夫延成阿難

世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

從華氏聚呼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
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夫延城北樹
下坐阿難坐邊樹下精思内觀地大
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大
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動者地在
水上水在風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
地地因動是為一動其有阿羅漢欲
自試道以手兩指案地地為動是為
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
為動是為三動佛不久當般泥洹地
當復大動是為四動阿難言佛威神
乃如是佛般泥洹地為大動
佛告阿難佛威神巍巍甚尊明化无
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言願欲聞
知佛言我行遍諸天下所至郡國中
人民知者来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
其國邑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
等法知有何經戒佛即爲其經戒其
人民皆不知我為誰亦不知我從天
上来地中出人民大共敬我我化遍
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為何等
人我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
經我言欲問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

答國王所可喜者我皆為廣說口義

經我言欲問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
荅國王所可喜者我皆為廣說已我

即化沒去不見國王從後皆不知我
為誰我至諸沓心國我亦化作沓心
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戒我知
子曹心知子曹語言我引經與教戒
便化沒去子曹皆從後思我自相與
語是何等人天鬼神乎子曹皆不知
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下授
經道遍已我止第一義上四天王所
我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
等經天言我不知經我即為說經竟
便化沒去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
第二忉利天上化作忉利天上衣服
語言我問忉利天若作何等經忉利
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竟便化沒去
天亦不知我為誰我復上第三監天
上化監天上衣服語言我問監天若
作何等經天言我不知經我為說經
我復上第四兜術天上化作其天上
衣服語言我問天作何等經其天言
弥勒為我說經我重復為說經我復
上至第五不憍樂天上作其天上衣
服語言我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

服語言我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

知經我為說經化沒去天皆不知我
為誰我復上第六化應聲天上作其
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經
天言不知經我為說經即復化沒去
第六天從後皆不知我為誰我亦不
語言是佛我復上梵天梵衆天梵輔
天大梵天水行天水微天無量水天
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
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諸天皆
來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
經者有不知經者我皆為說生死之
道說斷生死根本之道子曹所樂經
者我皆為說之我效作天上衣服語
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我欲上者
其天不能應若我第二十五名空慧
天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
天名無所念慧入第二十八天名不想
天佛言吾無所不見唯泥洹寂為樂
佛告阿難佛威神不但能動地二十
八天皆為大動佛但以正心所致佛
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口受
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
聞是法當為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

不得我宣佛[illegible]

不得藏匿佛經極可列露經中無所
疑我般泥洹以後諸比丘當共持法
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其經中無
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其有他比丘
妄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
從佛聞是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
戒比丘有不解佛經者當問尊老比
丘阿難所見佛經戒所從佛口聞者
為比丘僧說之勿增減其有欲增減
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
用阿難若當言佛不出是語當謂之
言若何以欲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
不解經戒者當問尊者比丘比丘不
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有比丘
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往參問其有比
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
從其師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經
戒者不得疑言非是佛所皆勅比丘
僧皆在結經中在中者用在經經外棄
勿用疑不解經戒者當問何處有長
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往問其經問者
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難口解言
我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
不說棄勿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

不說棄勿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
丘處經戒之後當共持其有比丘疑言
是非真佛經不樂經者諸比丘當逐

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人當
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
不樂經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
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往
詣比丘所佛語諸比丘所持所知所
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
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某某比丘相
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
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當
相撿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
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
可使佛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
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
丘當往長老明經比丘所當從受經
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
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
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
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
與醫藥佛經可長久比丘僧和相承
事上下相撿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狩
餓鬼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

道皆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

餓鬼道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

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刑
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
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
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
棄在佛語中佛所說比丘所受當奉
行佛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洵國阿難
言諾佛與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洵
國止禪頭國中波洵國人民名諸華
諸華人民聞佛来止神頭園中皆来
出前為佛作礼皆却坐佛皆為說經
時有一人名湻湻父字華氏華氏子
時在坐中諸人民皆去湻獨留湏臾
起持繞佛三匝却叉手住白佛明日
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嘿
然不應湻即前為佛作礼繞佛三匝
而去歸家為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
明日湻来白佛言以辦佛起持鉢與
諸比丘俱至湻家飯比丘中有一惡
比丘取所飲水器壞之佛即知之湻
亦見之佛飯竟湻取小机於佛前坐
白佛言我欲問一事天上天下智無

過於佛天下為有幾輩比丘佛言有
四輩一者為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
三者依道生活四者為道作穢[illegible]

四輩一者為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

三者依道生活四者為道作穢何謂
為道殊勝所說道義不可稱量能行
大道最勝無比降心態度憂畏為法
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為道殊勝何謂
解道能言佛所貴第一說又奉行無
疑難亦能為彼演說法句是輩沙門
解道能言何謂依道生活念在自守
勤綜學業一向不迴致不勸人法
自覆是輩沙門為依道生活何謂為
道作穢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獨
行致伎論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
輩沙門為道作穢凡人聞者以為弟
子在清白智有善者有惡者不可皆
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善致謗毀
譬如禾中有草草敗禾實天下人家
有惡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
比丘人用比丘皆為惡佛言人不用
顏貌衣服為好清淨意端者是乃為
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若飯佛及比
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婬心去
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責人[illegible]
人也

佛般泥洹經卷上

勤綜學業一向不迴致致不勸人法
自覆是輩沙門為依道生活何謂為
道作纖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獨
行致伎論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
輩沙門為道作纖凡人聞者以為弟
子在清白智有善者有惡者不可皆
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善致謗毀
辟如禾中有草草敗禾實天下人家
有惡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
比丘人用比丘皆為惡佛言人不用
顏貌衣服為好清淨意端者是乃為
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者飯佛及比
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婬心去
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衆多
人也

佛般泥洹經卷上